春申舊夢

文：老毒蛇 畫：李敦裕

你是一個年輕生意人

她道：

「我們冷靜地過幾個月，可能有進步，可能退化。我很明白，你是把我寫作完璧的，現在你要失望，是早些告訴你的好。」

他們喝咖啡了，蔣琳給小張加奶與糖，他致謝後問着：

「那個男人走後，不會無人追你？」

「有人，」蔣琳笑了：「我不算醜八怪呢！我對他們都無興趣。」

「對我有興趣？」

「是的。」蔣琳點點頭。

「我有什麼缺點？」

「你是一個年輕的生意人。」

「缺少些書卷氣？」

「很有自知之明，你叔父書畫與古董多，你有興趣嗎？」

「興趣不大，我對畫喜歡人物。」

「你家的任伯年的人物，都是精品。對書畫比較有興趣，尤其是山水。」

「你對九十洲的畫怎樣？」小張笑了。

「我沒有看過他的春宮。」

「叔父是一定有的。此刻一定作吧與阿姨教倫的參考了。」

他們出「沙利文」，一輛三輪車帶來施維娟與紅舞星紅葉，小張淡淡的招呼她們，蔣琳祇是向施維娟微笑而已！一雙走遠，他們遇到張珍妮開車前來，她沒見他們，蔣琳說：

「也看不出令姐是奉子命結婚呢。」

「你會不會？」他問。

「我不會，上當祇有一次，我不會再上當。」

「上我的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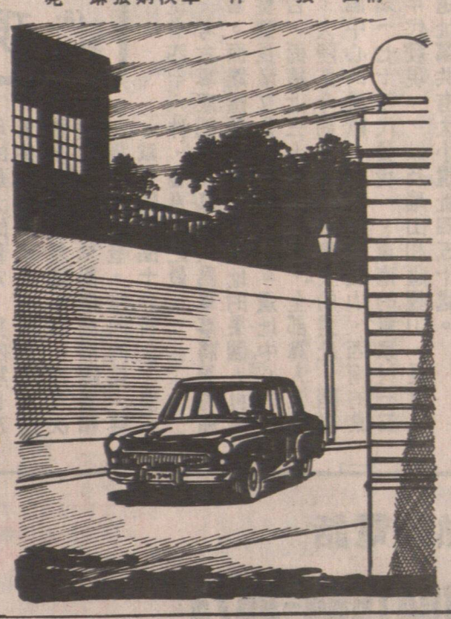
蔣琳微笑了。他們看了會櫥窗，小張問蔣琳幾時生日，答道：

「今年生日已過了，我們在家吃飯。」

「明年要通知我。」他說。

「我是用陽曆的，陽曆五月五日。」

（八二）



八一：話裡的怨氣

「打工也和做生意一樣，當你還未有加拿大經驗時，總會比別人吃虧點的。可是，這種情形慢慢的應該會改變。」關樹峰說。

「希望是這樣吧！」凌太淡然一笑。

「其實，如果不是爲了打發時間，你也不必這麼辛苦出去打工，凌先生那麼本事，他賺的錢還不夠多嗎？」玉明說。

一提到凌志邦，凌太臉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他算什麼本事呢？和關先生這大老闆相比，就差得遠了。」凌太說，「何況，他賺到錢那是他的事，和我的關係並不大。」

「你眞會說笑，凌先生的錢還不就是你的錢。夫婦之間還分什麼彼此呢！」關樹峰笑着說。

「噯——關先生，這你可錯了。」凌太用手勢加強自己的語氣。「別人也許不分彼此，我們可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他賺到的錢只是花在家庭和孩子身上，我從來沒多花他的錢。許多時候，講到錢銀，父子之間也算得一清二楚，何況是夫妻。」

關樹峰不想在錢的問題上和凌太繼續爭論下去，於是，他轉了個話題說：

「我離開香港前，打了電話給凌先生，問他是不是要寄點什麼，他說不必，不久他也會回來了。」

「管他呢！他喜歡來就來，不喜歡來我也不去追他。反正沒他在這裡，我們也生活得好好的。」凌太負氣地說。

關樹峰當然聽出了她話裡的怨氣。這時候，他眞的不知該說什麼好了。

再坐了一會兒，留下了手信，關樹峰就起身告辭。

迷霧 陳浩泉

八二：台灣投資日本見拙

陳其禮返港的次午，即偕次妻王漱芳及通日文出身日本明治大學的副經理梅宏祖，出席香港日本銀行金融午餐會，地在松島大廈之屋頂花園「松園」，北臨大海，淺倚銅灣新區，而其下則爲彷如「日租界」的日本百貨公司羣。這天午宴，就是在東京開會，香港富士商業銀行的副經理寺崎（按：十三崎，合更正。日本無「李」姓，請恕罪！）作主席，當下由其禮介紹王漱芳和梅宏祖相見：

「特拉沙基——寺崎先生，這位是我機構的秘書長密斯王，漱芳王！能說日語；這位是敝公司副經理梅先生，明治大學經濟卒業，有日文著作的經濟家！」

「特拉沙基！」寺崎同兩位說日語——

「幸會！貴公司了不起，分有日本組、南韓組、近東中東組……。」大家在蓮下園中入席，另外還有一位日本男客，是剛由上海、北京考察經港返日的高松，是一位有名的遠東評論家，還有他的夫人、女作家中野明石。

梅宏祖忙向她揮手致敬：「可了不起，幸會，你所有小說我都讀過！」中野趕忙道謝：「打算半年不出書了，日本你知道，將作家放在歌星和名優一類，當作生意做！」

「商業時代呀，也難怪！但文學獎每年是嚴格到極，女士我記得是五年前的芥川賞（日文的「獎」）得者，每年出二三本，不容易。」當下坐席，其禮讓漱芳坐在特拉沙基副理右側，叫梅宏祖陪高松夫人女作家談天，坐在一處。

談話之中心點是日本開放五十六億美元貸款，香港乃渡輪的話，多少給香港帶來好處。

高松不以爲如此，他說：「台灣一下改三不爲三通了，事實已三通。不同的是開放台灣資金入大陸，來勢不知多過幾倍五十六億！」

「台資金苦悶，總須尋發洩！」不料這話出自高松夫人中野——「請恕我用字沒有選擇！不過東西德統一後，相信外資必然有一股將衝進德國，甚至德國工業會開新花朵，因爲東德科技這四十年並未太落後，只是管理經營不及西德太遠了。」原來中野在前個月爲了柏林圍牆不拆自倒，特飛去遊覽了兩星期，帶回了許多寫作資料……。其禮得知後，忙說：

「我一定不久去實地考察一次！」午餐散後，中野向讀她小說的梅副經理說：「有新書，我簽名寄貴公司，請批評指教！」——「太謝謝了。」

但松却說：「我是推理小說大王松本清張之迷！」

其禮笑答：「那太多了！」

八二：基佬講嘢

客家周日：「一齊好，發仔，你晚一齊可以有照應，第二，可以睇下基佬吧，亦可以聽下基佬講嘢。」

阿七日：「最好跟林華去，如果此人係基佬，一定會去泡。」

會議決定再跟踪林華等人一段時間，再作打算。

當日下午，師姐容接林華電話，日：「我講過今日未必得閒，眞係唔得，要陪我舅父見個大客。」

林華日：「咁見客之後呢？」

師姐容曰：「都夜喇，我不想去街，亦不想見舅父關。」

林華日：「有有搞錯呀，你幾多歲？細路女，你舅父係乜誰，咁專制？」

師姐容曰：「不可話佢專制，爲我好啫！」

林華曰：「驚你界人滾了去？但眞係過份小心，女仔始終要界人喫！」

師姐容曰：「界乜人呀？你講了去邊？」

林華曰：「界人即是連心連身一齊交界人，個個女人都係咁喫！」

師姐容曰：「唔界唔得者乎？」

林華曰：「有話唔得，去做修女尼姑，都要奉獻身心，你話然否？海倫，你始終要界人喫！」

師姐容曰：「我有說這問題嗰！」

林華曰：「現時說下喇！海倫，雖然我年紀係大一D，甚至可以做你老豆，不過我睇你應該配年紀大一些的人，咁至有幸福。」

師姐容曰：「乜你識算命者耶？」

林華答曰：「識識哋喇！」

八二：又去銀妹島

把時間拉回到九〇年的歲暮。石湖和本泉爸爸返抵家鄉島第二天，早上五點鐘，夫婦倆醒來。

兩口子已約定——早起探望銀妹島，然後在七點多八點鐘趕回家，和兩位老人家、弟弟、弟婦，孩子們去喝早茶。

石湖和銀妹都穿上冬衣後，悄悄出門，悄悄下山，悄悄走過榕樹坊，然後登上他們那艘快艇。

既上快艇，石湖首先想到丁積、姚芬夫婦，他說：

「我去港島那天，碰上丁積也要去港島見外母，他拉着我搭他的遊艇同去。」

銀妹一臉敬佩地看着丈夫，說：

「最佩服你的是，帮丁積、姚芬這一對，而他們也不曉得喝下什麼仙丹靈藥，會變得這樣好，把鬼屋度假別墅的生意搞得這樣好！」

石湖抬頭，看海鷗島山上的西崗，六幢現代化別墅，面對着一座古祠堂式的所謂鬼屋園林。在這清晨，山道上的路燈放亮，有別緻的三輪摩打車在路上開行。

「鬼屋度假別墅，實在滿足都市人的好奇心，和愛刺激的特性。」石湖說。

「姚芬也發揮她的設計天才，經常搞什麼鬼節舞會，南瓜火之夜之類畧帶恐怖的晚會，他們是把鬼屋的特點用盡了！」銀妹說。

「聽說白菁愉夫婦從美國回來，接受他們的聘用，在山上做事。」石湖說。

「丁積告訴你的？」銀妹反問道。

石湖點了點頭，並解釋說：

「那天我搭他的順風船時，他告訴我的，他老埋怨我不帮他忙。」

銀妹開動快艇，她說：

「老實說，他們實在需要人手帮忙，聽說姚芬的媽咪，要把港島的旅遊事業交給丁積管。」

「丁積把情形告訴我。」石湖說：「幸而我這次回海鷗島一轉，便要去港島西區立足，否則，在海鷗島與白菁愉常常碰面，尷尬！」

留住海鷗 海辛

二三〇：又去銀妹島

王家山呆了好一會，不敢有所行動去吻她。

娜塔莎眯起眼睛，道：「還等什麼？阿蓮沙，快吻我吧，我需要的只是愛，別的什麼也不要了，就只是你的愛啊！」

女孩子當熱情奔放時，是無法阻擋得了的。王家山像被無形的磁力所吸引，他終於無法自我控制，自然而然的十分順從地和她熱烈擁抱親吻起來，毫無地，倒在長長的沙發上，沉浸在愛和慾之中……。

××　　××　　××

夜半醒來，王家山望望躺在身旁的娜塔莎，才想起機個鐘頭前和她做過越軌事情——這是她父親巴耶夫教授臨往莫斯科前夕所託付的——想不到雙方在熱情無法控制之下，從客廳跑到房間，然後在床上……。

借着月光的照洒，他看到對方在酣睡，「臉安然，均勻的呼吸，使那豐滿的胸脯一起一伏，十分誘人，也塔令人欣賞。

他輕輕走下床，坐在對面的椅子上沉思起來，一種犯罪感驀地升上心頭：天啊，如果她對校方說出，自己不被判三年徒刑才怪！又或喜被騙起到勞改營勞改。那麼，自己的前途就肯定完了，怎辦呢？

但他又馬上想到，自己是一定要負這責任的！

異族情 青丹

二一：欣然接受小禮物

兩人在餐廳逗留了一個小時，占美就結賬僱的士送瑪嘉烈回家，表現得很紳士，很正派。因此，占美給瑪嘉烈的第二印象，仍然是那麼好。而她與占美來往的事，她一直瞞着蘇珊。

在內心中，對蘇珊顯然已失去信任。

從這次開始，占美常常約瑪嘉烈出來看電影，或者聽音樂，聽演唱會。有時沒有好電影，占美就帶瑪嘉烈去高級餐廳，清談一兩個小時，消磨一個周末。在瑪嘉烈的心目中，占美的見聞是廣博的，學問是高深的，不論什麼話題，他都可以談得頭頭是道，使瑪嘉烈感到非常佩服。

有時，占美會送件小禮物給瑪嘉烈，很精緻，雖然實際上值錢不多，但却顯示了送禮人的心意，而物件雖小，却具有紀念意義。

瑪嘉烈常常是欣然受禮，而細意欣賞，不忍釋手。顯然她對這些小禮物是滿意的。

瑪嘉烈有一顆寂寞的心。她的父母只有她這麼一個孩子。

她沒有兄弟姊妹，家中只有一個人，自小便有點孤僻，再加上她的爸爸很夜才回家，這時她已經睡下，第二天她起身上學時，爸爸還在夢中，她放學回來，爸爸又出去了。甚至連星期日，父女見面的機會也不多，更別說溝通了。

豈蔻年華 王方

八二：錯動衝成大大錯

第三者（六）

市城之光 匡成

梁詠怡望望女兒，也望望淑芬，兩人年紀一般，樣貌有些地方十分相似。

「告訴你罷，我和林天華，結婚已七年了。請坐下來，我慢慢告訴你。」

「我不聽，芬，我們走。」梁詠怡嫌女的醋味上升，拉了女兒就去開門。

也許那樓宇治安好，劉玉珍送走小朋友後，關上鐵閘，打開木門，讓空氣流通。

淑芬來到，見到淑芬在屋內玩，她道：「林淑芬，我媽媽要我帶生日禮物來給你。」

淑芬高高興興的道：「請入來。」說時開閘。

劉玉珍問時，自廚房出來。

「同學和她媽媽送生日禮物來。」

淑芬說着，兩人已入屋。

劉玉珍一看，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

原來梁詠怡到港，劉玉珍知道已久，且曾暗中見過她；但梁詠怡當然一無所知了。

不過，梁詠怡一眼看到廳上的結婚照片，問淑芬，此兩人是誰？淑芬說：「是爸爸媽媽。」

梁詠怡定神認相，劉玉珍道：「芬媽，告訴你罷，阿芬阿芬，父親同一人，他是林天華。」

梁詠怡看看相，也看看人，指着劉玉珍道：「你是……」

「林天華的另一個老婆。」

「怎會如此？」

梁詠怡望望女兒，也望望淑芬，兩人年紀一般，樣貌有些地方十分相似。

「告訴你罷，我和林天華，結婚已七年了。請坐下來，我慢慢告訴你。」

「我不聽，芬，我們走。」梁詠怡嫌女的醋味上升，拉了女兒就去開門。

瘦劍

第二回：絕頂迷踪

「無量爺受福……」

遠遠傳來參神者的呼號。

來朝拜眞武大帝的人，都有那麼一點誠心，一路上喊着「無量爺」，這是眞武的大號。人們也不會忘記，武當八大景之一，是爲「陸海奔潮」，這是武當日出的獨特景象；人們計算好時間，來到頂峰，乃見日出，這是參神的最好時光。

半仙爺孫三人，深宵練功，日出之前就下山，秘練秘傳，已成慣例。今天因有「番子」的偷窺，就誤了時間，半仙把黑衣人推下了深澗，回頭看時，武當山巔已是另一番景象。

正是：曉晴看山色，烟花幽曉墩；霞明千嶂麗，天縱一峰奇。回頭遠眺，雲海千重，遠遠紫氣彤彤一片，太陽吞吐再三，忽然噴薄而出，蔚爲奇觀。這時候，俯瞰蒼茫大地，三百里外襄陽城，浮現在蔚藍色的天邊；七十二奇峰異嶺，如繁星點點，盡收眼底。眞個是：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半仙那有心情欣賞眼前的奇景。他面朝旭日，心底却像脚下的奔潮，起伏不停。這些天來，實在有太多巧遇：金大山脫險回來，却跟來了一個素未謀面的程家小子，待要向金大山問明底蘊，何奈他帶着重創，一路上感受了風寒，回到澤下時，冒發高燒，神智不清，整夜在發囈語。

這兩三天，飛身崖上，有個許嘟嘟的中年道人經算在那裡練氣。他是何方神聖？南崖上沒有人清楚，人們祇知道，兩年前，他來到這裡投靠南盛宮的道觀遺身。不一年間，盡無道長無疾而終，他就承繼了他的地位。他很少出門，從不下山，也與人無忤，就是行藏有點閃縮。

這一切，怎跟當前的事聯繫一起呢？他難下定奪。

此刻，南崖上，一個廟堂的陰暗角落裡，一雙手放出一隻信鴿。那手尾指的特徵，是長長的彎彎的指甲。

信鴿憑空落在監守太監的庭院。落在一個校衛的手上。他急忙轉到賽天朗的眼前。（十三）

糖尿病與遺傳有關 胆囊手術後重調養

醫理淺釋

通天曉先生：

我父已五十多歲，近期因發覺喉嚨乾及時常飢餓，故求醫，經化驗結果，得知患上糖尿病，很担心，我父身形瘦削，爲什麼會得此病呢？

有什麼方法可防止病情惡化呢？不知道應避免吃什麼，是不是所有甜的東西都不能吃呢？糖水、餅乾、糕點、麵、汽水、雪糕等是不是不能沾染呢？另外，對於患糖尿病的人，除了要注意飲食外，有什麼事項也應注意？

賢

賢先生：

糖尿病的特有表現，是爲三多。即多飲、多食、多尿，但體重則日漸消瘦。當然，其最後之診斷，則是作空腹血液血糖含量檢查，如果是比正常值高，這樣就爲糖尿病了。

爲何會患上糖尿病的？這則是還有許多不明之處的，換言之，病因還未完全清楚。但與遺傳可能有一定關係，亦有人提到，可能是與家族飲食習慣有關，因在同一家族之內，他們的飲食習慣大致相同，故在家族之內，常有多個病例發生的。

如何處理糖尿病患者？最基本者，其實是爲對飲食的控制，例如少食點糖質食物，瘦肉反而是可以的，若能控制得宜，則輕度的糖尿病，基本上是可以得到控制的。藥物方面，則應要由醫生來指導應用，因爲多吃之時，那是有發生血糖過低的危險的，故份量上一定要按照醫生之指導應用才是。

令尊翁方面之糖尿病情況，看來情況不算很嚴重的，但二間化驗所之結果，看來又稍有不同，故我建議尊翁應到政府醫院作檢查和診治，這樣看來會更好一點的。（梁醫生、新九一一五二）

數學用於戰爭 千萬軍馬過勝

上紙兵談 元文

張達明先生：

戰神如果是個數學家，那麼他取勝的機率就會大增。從人類早期的戰爭開始，數學就無所不在。不論是發射弩箭還是挖掘地道攻城，數學定律就像冥冥中的命運之神一樣在起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希望確定攻擊日本大型軍艦時水雷佈陣的類型。但是，當時美國海軍對日本大軍艦的航速和轉彎能力一無所知。幸運的是海軍當局有許多這些軍艦的照片。當這個難題與紐約州立大學韋弗的應用數學組見面時，馬上有人提供了一個資料：一八八七年，數學家凱爾文曾經研究過當船以常速直綫前進時，激起的水波沿着船隻前進的方向形成一個扇面，船邊到角邊緣的半角爲19度28，其速度可以由船首處兩波尖頂的間隔計算出來。根據這個公式測算出了日艦的航速和轉彎能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希特勒的空軍優勢曾給同盟軍造成很大的威脅，英國面對德國的空襲，要求美國帮助增加地面防空力量。蘇聯爭初期失利，要求數學家帮助軍隊保衛莫斯科，特別是防衛德軍的空襲。這時英國的維納和蘇聯的柯爾莫戈洛夫機乎同時着手研究濾波理論與火炮自動控制問題。維納給軍方提供準確的數學模型以指揮火炮，使火炮的命中率大大提高。這一套數學理論組成了隨機過程和控制論的基礎。

英國數學家圖靈出生於一個富有家庭，一九三五年在劍橋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去美國的普林斯頓，爲設計理想的通用計算機提供了理論基礎。一九三九年圖靈回到英國，立即受聘於外交部通訊處。當時德國法西斯用於絕密通訊的電報機叫「Enigma」（迷），圖靈把拍電報的過程看成在一條紙帶上穿孔，運用圖靈的可計算理論，英國設計了一架破譯機「Ultra」（超越）專門對付「迷機」，破譯了大批德軍密碼。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六大將，將於四月十八日上午九點四十五分，由六架零式戰鬥機保護，乘兩架轟炸機飛抵卡西里灣，山本的全部屬員與他同行。這份電報於載獲並破譯了希特勒給海軍上將雷德爾的一份密電。從而使號稱當時世界上最利害的一艘巨型戰列艦，希特勒的巨型戰列艦，希特勒的「德國海軍的驕傲」——「俾斯麥」號在首次出航中即葬身魚腹。

一九四三年四月，日本海軍最高司令部發出的絕密電波越過太平洋，到達駐南太平洋和日本佔領的中國海港的各日本艦隊，各艦隊司令接到命令：日本聯合艦隊總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千上萬的人死於戰禍，樓息一夜後又返回來，終年不變，於是，當地居民就利用魚的這種生活規律，早晨把裝有信件的小袋放在水裡，讓扁鰺魚頂到對岸，第二天又將對岸的信件頂回來。

歌郵：幾內亞西部沒有郵遞機構，在那裡有一些民族歌手，要外出流浪旅行。這種歌手班子，邊爲居民代遞信件和物品，每到一地就選定露天場子唱歌，特別是唱一種「代郵歌」，希望聽歌的人相互傳告。（凱民、新九一一五一）

奇特動物郵遞

動物世界

鄭明輝先生：

狗郵：我國西晉時期的文學家陸機曾養一犬送信。大規模地用狗送信則在元、明時期，當時，在黑龍江下游設「狗站」，達二十四處，用狗來遞送官方文件和書信。

貓郵，一八七九年，比利時曾用三十七隻貓傳遞郵件。貓羣帶上信件能送到相距三公里外的地方。

猴郵：尼日利亞的貝咯薩地方，用猴子送信。這種猴子的母猴和幼猴總是形影不離的，人們把母猴、幼猴分別關在不同的地方，並常把幼猴放出去找母猴，使牠熟悉郵遞路綫。通過這種訓練以後，若需要同母猴所在地通信，將信放在竹筒裡，讓幼猴背了竹筒去找母猴，往往萬無一失。

美國破譯了日軍密碼，使日本四艘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被炸沉，三百二十架飛機被擊落；幾百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和機務人員陣亡。而美國只損失了一艘航空母艦、一艘驅逐艦和一百四十七架飛機。從此，日本喪失了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制空制海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文明的大浩刦。成就有了馬郵。俄國在十世紀（公元一四一二年）至明宣宗宣德年間（公元一四三一年）在南京所建的大報恩寺塔。九層，高三十二丈多，五色琉璃，頂上鍍了黃金風披銅，不易變色。頂上有九脊龍頭，掛鐵索八條，繫鈴七十二隻。上下八角，繫鐵鈴八十個。共有鈴一百五十二個。塔四周刻四天王金剛護法神，中刻如來佛，精細細巧。

我國的寶塔中，有高到百丈的，也有小到幾十公分的。一九二六年在江寧縣宏覺寺塔的底層中央圓洞內，發現了一座鎏金喇嘛佛塔，只有二十五公分高，是「塔中之塔」。此外還有雙塔。蘇州市雙塔寺雙塔是北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九八二年）動工興建的。兩塔結構形式一樣，東西對峙，相得益彰。福建泉州開元寺也有千年雙塔，兩塔所刻的佛像各具風格。

內蒙古呼和浩特建於清雍正年間的五塔寺，寺後聳立着方形的慈燈五塔。塔身是用琉璃砌成的，梵文佛像，精雕細刻。

中國各地的寶塔千姿百態，是現存的一部份古建築，我們應該注意保護。它是中國古代人民聰明才智的結晶。

一座寶塔，就是「座豐碑，它表明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古月、新九一一五五）

我國古塔談

古名勝蹟 許嘉其先生：

據記載，我國第一座最早的塔，在江蘇省邳縣古邳鎮，建造於公元一九三年，距今已有一七零零多年。「三國志」上說，有一個叫管融的人，在古邳鎮造了一座浮屠寺，寺中有塔，塔上有九個銅盤，塔下是鱗次櫛比的樓閣，可容納三千餘人。

中國第二座最早的塔，也是江南第一座最早的塔，是東吳孫權時在南京建造的初建寺阿育王塔。

中國歷史有四座享有盛名的寶塔。一個北魏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年）在洛陽建造的永寧寺塔。據記載，這是一座九級四面的木塔，高百丈。塔角掛銅鈴一百二十個，風吹鈴響，十里可聞。

四大名塔之二是柴朝大通年間（公元六世紀中葉）在今南京所建的同泰寺塔。同泰寺塔建成後十餘年被大火焚毀，重建時造了一座十二層的塔。慶肩吾詩云：「盤承雲表露，鈴搖天上風。」庾信詩云：「露晚盤猶滴，珠朝光更明；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河城。」雖爲藝術誇張，但可以想像此塔的奇偉壯觀。

四大名塔之三是西安的大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在長安宮城南面建大慈恩寺時建造，收藏玄奘所取的西域佛經。

四大名塔之四是明成祖永樂十年（公元一四一二年）至明宣宗宣德年（公元一四三一年）在南京所建的大報恩寺塔。九層，高三十二丈多，五色琉璃，頂上鍍了黃金風披銅，不易變色。頂上有九脊龍頭，掛鐵索八條，繫鈴七十二隻。上下八角，繫鐵鈴八十個。共有鈴一百五十二個。塔四周刻四天王金剛護法神，中刻如來佛，精細細巧。

我國的寶塔中，有高到百丈的，也有小到幾十公分的。一九二六年在江寧縣宏覺寺塔的底層中央圓洞內，發現了一座鎏金喇嘛佛塔，只有二十五公分高，是「塔中之塔」。此外還有雙塔。蘇州市雙塔寺雙塔是北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九八二年）動工興建的。兩塔結構形式一樣，東西對峙，相得益彰。福建泉州開元寺也有千年雙塔，兩塔所刻的佛像各具風格。

內蒙古呼和浩特建於清雍正年間的五塔寺，寺後聳立着方形的慈燈五塔。塔身是用琉璃砌成的，梵文佛像，精雕細刻。

中國各地的寶塔千姿百態，是現存的一部份古建築，我們應該注意保護。它是中國古代人民聰明才智的結晶。

一座寶塔，就是「座豐碑，它表明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古月、新九一一五五）

竪琴 最古老樂器

倫家傳先生：

豎琴在弦樂器這一家族裡大概可算是年齡最大、資格最老的老祖父了。

公元前四千年至三千年左右的上古時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今伊拉克境內），居住着蘇美爾人，前三千年起，他們陸續建立了二十餘個奴隸制國家。近代的伊拉克考古學家們在蘇美爾人的古國之一——烏爾王朝的一座皇陵中發現了一把金質的豎琴。該琴以金牛頭爲柄，造型精巧，綫條雄渾，構造勻稱，是世界上迄今爲止發現的最早的豎琴。經測定約爲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左右的遺物。

我們知道，直到中世紀，豎琴還一直是愛爾蘭彈唱詩人、法國雜技演員、德國游吟歌手們不可缺少的伴奏樂器。那麼，爲什麼到了海禍的年代，反而不把它用進交響曲中去呢？原來，古豎琴不能隨意轉調的不足，限止了它對早已發展了的音樂的適應能力。直到一八一五年發明了加置七個踏板能轉所有調的現代豎琴後，豎琴才重新獲得人們的青睞，這就是我們在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之中所見到的樂器。（漢榮、新九一一八）

樂悠揚